



MUSIC

WEST
MEETS
EAST

text by Linda Pun
photo by 梁廣福

重播失傳的古樸琴音 唐世璋

「為我一揮手，如聽萬壑松。」這是詩人李白對琴音的讚頌。約有三千年歷史的古琴音樂雖然相當小眾，但一直知音不絕。三十年前，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音樂家唐世璋 (John Thompson) 更受了琴音的吸引，遠渡東來習藝，在香港度過了一段與琴為伴的黃金歲月。

一門漸趨式微的藝術

「那次相遇很偶然，當時我走進上海一家咖啡室稍作休息，跟播放著輕音樂的店主閒聊起來，」一派溫文的唐世璋坐在青草地上憶述早前在上海的奇遇，「我和店主互不相識，但他知道我是研究古琴後甚感興趣，問能否聽一下我的演奏，我便把放在公事包內的自製音樂光碟給他即場播放，一名在咖啡室閒坐的上海男子聽罷，便上前自我介紹，說是一家中外合資的音樂製作公司負責人，大家因琴音而打開話匣子，其後便談到為我製作古琴音樂光碟的構想……」John 憶述他在中國開始推廣這門古老中樂的故事。

現時有關細節還在洽談中，John 承認，要推廣古琴音樂有很大困難，因為古琴的音樂風格是傾向含蓄、優雅的靜態美，追求的是恬淡幽遠的意境，與現代人急促的生活節奏大不協調，過往古琴家甚少公開演奏，普羅大眾對古琴的熟悉和重視程度都很低，經常把它誤以為是古箏；但古琴音樂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洗禮，依然能夠流傳下來，顯然有其非凡魅力。古琴一直跟中國的精英文化息息相關，古代的文人雅士不但愛以彈琴來抒情寄意，亦視之為一種修心養性的高尚嗜好。

古琴如人反映心境

John 認為近年香港社會經歷大起大落，很多人的心態都出現轉變，愈來愈多人追求簡樸寧靜的生活，以及喜愛參與能啟發心靈、反思人生的活動，這種世情有利於古琴音樂的推廣，所以近年在香港舉辦的好幾場古琴音樂會，雖不至於大收旺場，但也吸引不少新的知音人來捧場。去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古琴評為「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

產代表作品」，希望能引起更多人關注古琴音樂。

琴自古都以蠶絲做弦，到近三十年尼龍包鋼的琴弦逐漸盛行，但 John 至今仍愛用蠶絲弦，認為這才能體現古琴的神采，他指出：「鋼弦的優點是音色明亮，拉力較強不易斷，也不易受手汗的影響，但若論音色的古樸澹雅，仍以蠶絲弦為佳。而且

古琴文化主要受儒家溫柔敦厚和道家順應自然的思想影響，從琴的設計構造，以致表達的哲學，都強調人與自然界的關係，琴每一部份都有其意義。彈琴的人若煩躁緊張，便會手心冒汗，直接影響蠶絲弦的震動，彈奏者的心境便不期然從琴音反映出來，也許這是一些人怕用蠶絲弦的原因。」

求學到亞洲

五十六歲的唐世璋是音樂界中罕有的美國籍古琴家，他自小熱愛音樂，原居於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州，大學時修讀西方音樂，學過鋼琴和小提琴；六十年代因服役而到越南從事軍方的文職工作，令他有機會接觸到東方文化，期間他經常利用假期到亞洲各國旅遊，對東方音樂逐漸產生濃厚興趣。退役後，他重返校園修讀亞洲文化學研究碩士課程，進而深造民族音樂。他最初的鑽研對象，是日本的三弦琴，但看了德國漢學家 R. H. Van Gulik 的一本著作《Lore of the Chinese Lute》，深受啟發，轉而愛上歷史更悠久、更富神秘色彩的中國古琴，但在美國要研究這個課題十分缺乏資訊，尤其沒有相關的專才指導，為了探求古琴的奧秘，唐世



一派悠然地在彈撥古琴的唐世璋，自八零年起便積極在社會推廣古琴藝術。



璋決意告別家鄉，於一九七四年重臨亞洲展開他的訪琴之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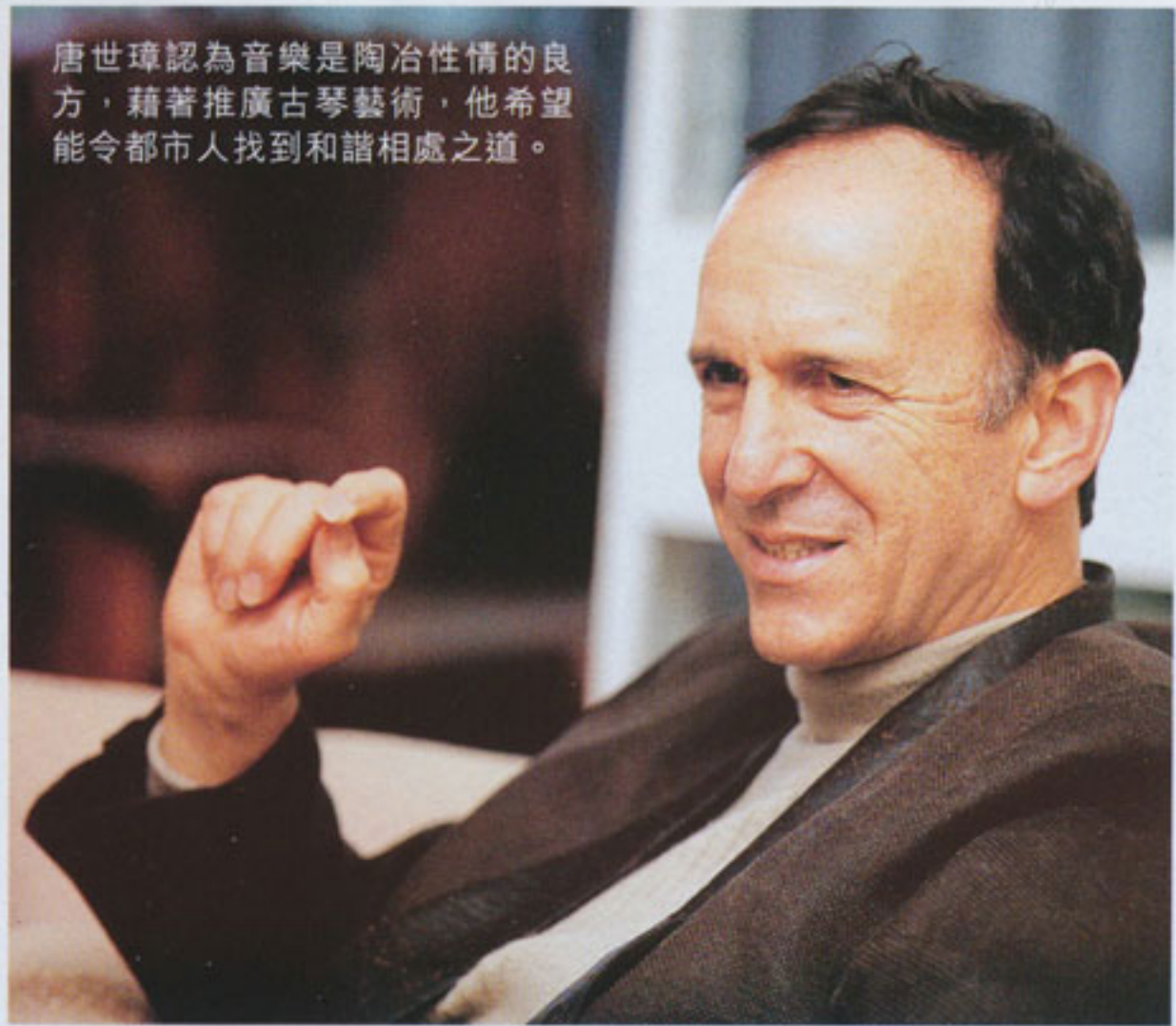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這個人喜歡向難度挑戰，研究少人關注的冷門課題，而且古琴清冷的音韻確實獨特，我首次接觸便被它深深吸引，就像愛情一樣，很難說清楚為甚麼會愛上她！」唐世璋最初到台灣跟古琴大師孫毓芹（1915-1990）學習琴藝，兩年後轉往香港，先後受教於唐健垣、蔡德允等多位古琴家，並開始鑽研古琴譜的「打譜」。自此，唐世璋便以香港為家，租了長洲山頂一間小石屋作居所，專心從事古琴的研究工作。

「可能我曾經學過弦樂器，所以掌握彈古琴的技巧不太困難，但要學習古琴的精髓，必須深入認識當中的哲理和中國的歷史文化；孫毓芹老師當初收我為徒時，也曾質疑我這個美國人能否領略古琴的奧秘，但老師當時有感於真正有誠意和恆心跟隨他學習的人不多，便寄望在我這個西方人身上。」

「我的學習態度是將勤補拙，多聽多想！不會因為自己並非中國人而祈求優待，或作為表現欠佳的藉口，做學問的人總會對自己研究的事物有一份追求和執著，促使自己克服面對的種種困難。而且我學琴是興趣所驅使，不是為求取學位或獎學金，心境很舒暢愉快；加上老師們都是很關心學生的人，並且有錄音機和電腦等器材的幫助，不少疑難都迎刃而解。」

「七六年我轉到香港定居，主要是考慮到當時中國會逐步開放，靠近中國大陸的香港，會更方便前往大陸交流和搜集研究古琴的資料；但要到大陸跟中國的古琴家交流很不容易，到了九一年，我才首次有機會踏足大陸，參加在四川成都舉行的一個古琴研討會。」過往以教學為生的唐世璋，八零年起先後為香港亞洲藝術節擔任編輯及顧問的工

唐世璋認為音樂是陶冶性情的良方，藉著推廣古琴藝術，他希望能令都市人找到和諧相處之道。



作，直至這活動在九八年停辦為止，期間他經常穿梭亞洲各地，觀看演出，與表演藝人和藝術團體頻密接觸，及為香港電台客串主持介紹亞洲藝術的節目，促進文化交流。

為失傳古譜注入新生命

唐世璋在「打譜」方面的成就，亦在古琴界廣受讚許。古琴有本身的記譜方法，是以文字及特殊的字樣符號，記錄調弦法、指位及指法，但未直接標明音符時值，琴曲的節奏要靠老師親自傳授。古琴現存有一百五十多部琴譜，包含三千多首琴曲，但大部份琴曲因為承傳中斷，單從琴譜未能知道昔時彈奏的節奏，要為琴曲設計適合的節奏，才能將琴曲彈出，這過程稱為打譜。成功的打譜並不容易，既要塑造出昔時琴曲的風格，又要表達樂曲的內容，整個過程是受多種限制下的半創作。

古琴資料

「古琴」原名「琴」，為與其他琴區別而加上「古」字，是中國現存最古老撥弦樂器之一。古琴原只有五條弦，由周朝起增加到七條弦，所以又叫七弦琴。琴為古代文人必修的樂器，被列為「琴棋書畫」四藝之首，古琴的音樂文化不僅是了解中國文人生活與思想的重要途徑，還為人類學家探索人與音樂的關係提供重要資料。

中國最早的文學作品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等已有不少關於琴的記載，例如「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」、「我有嘉賓，鼓瑟鼓琴」等；春秋時期琴師伯牙為知音子期去世而碎琴的故事，更成為千古美談。

古琴的構造充斥著傳奇的象徵色彩，它長3尺6寸5分，代表一年有365天，琴面是弧形，代表著天，琴底為平，象徵著地，表示「天圓地方」之說。琴身主要挑選梧桐木製造，上有十三個徽，代表著一年有十二個月及閏月。古琴最初的五根弦，象徵著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

中國古琴藝術與世界其他二十七種文化藝術，於去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「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品」，這是繼崑曲後，第二項獲此殊榮的中國文化遺產。唐世璋製作的古琴網頁：

<http://www.silkqin.com>

多，大家交



一四二五年印行的《神奇秘譜》，是中國首部琴曲譜集，記錄了包括《高山》、《流水》、《廣陵散》等五十多首古代琴曲。唐世璋於一九九一年完成《神奇秘譜》內所有舊譜的打譜，並加上五線譜註釋，再自行完成錄音發表。唐世璋以一名西方古琴家身份完成這樣艱巨的工作，備受古琴界關注。一九九二年，中國音協民族音樂委員會在北京召開《神奇秘譜學術交流會》，唐世璋應邀出席，成為焦點人物。至今，唐世璋仍努力不懈，繼續其他古琴譜的打譜工作，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製成網頁，公諸同好。

往後，古琴便經常成為我們共同的話題。」問他可曾想過與太太合作演出？他打趣說：「Oh, no! 鋼琴好像可口可樂，古琴則像一杯中國茶，是兩種完全不同品味的東西！」

唐世璋到紐約後還發起了一個古琴組織，教授及推廣古琴音樂，現時已約有十多名成員。他表示：「科技發達，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世界好像變得愈來愈細小，但人類的心靈有沒有愈來愈接近呢？我們回美國定居後不久，便發生九一一事件，世界仍然充滿著仇恨和焦慮，音樂是陶冶性情和促進人類感情的良方，希望我的努力，不但讓更多人認識中國這門古老音樂藝術，更讓人們領略當中的真善美，把人類社會引向和諧共處的方向。」